

人与自然

星垂平野

■朱芙妮

二十岁生日这夜,城市灯火吞没了星辰。但我知道它们仍在——就像有些东西从未消失,只是被更近的光遮掩。指尖在冰凉的玻璃上无意识地划着,向西,蜿蜒向西。心忽然被一股辽阔而寂静的风充满,那风带着盐湖的湿、雪峰的冽,以及草原黄昏的气息。我知道,我又走在了路上。

十岁那年的夏天,我被“独库”二字点燃。父亲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连接南北疆域的传奇虚线。车扎进天山褶皱,库车大龙池像一泓忧郁的眼波,如沉静的绿松石泊在赭红山体间。那时我不懂地质沧桑,只觉得水面安静得近乎肃穆,又美得让人心惊。

巴音布鲁克,是另一场温柔的淹没。父亲把我抱上马,天地忽然变得那样平远。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无垠碧毯上闪着银光。“日落时,河里能看见九个太阳。”放牧的蒙古族大叔说。夕阳不是坠落,是流淌,把弯弯的河镀成滚烫的金液。光斑在水湾里跳跃、栖居——我终究没数清是不是九个,只觉得满眼都是晃动的碎金,连同我轻轻的惊呼,一起落进草原黄昏。

夜的降临,是草原最慷慨的馈赠。父亲牵我走到远离灯光的草坡。“看!”他说。我抬起头,呼吸瞬间一滞。那不是星星,是倾泻而下的星河,决堤似的浩浩荡荡,几乎要溅到脸上。从浩渺而沉寂的宇宙,隐约传来悠远的嗡鸣,父亲的手按在我肩上,我们都没有说话。在那样古老的星光下,所有语言都显得苍白。我仿佛变成一棵小草,根须借着父亲的手,与这片土地、与头顶亿万年的光芒悄悄相连。

两年后,我们向着更远的地方出发。“青海”二字念在嘴里,有清冽的高原气息。穿越茫崖抵达盐湖时,

世界被简化到极致:钴蓝的天、镜子般的湖。站在空茫中心,我失去了方向感。天地无界,倒影与实体无别,连自身的存在都变得稀薄,一种纯粹的“空”裹挟了我。直到母亲递来毛毯,粗糙织物摩擦皮肤的暖意,将我拉回人间。那“空”与“暖”,像一枚硬币的两面,深深印入我的记忆。

为看青海湖日出,我们在天未亮时抵达湖边。高原寒气浸骨,我裹着毛毯仍微微发抖。父亲让我靠着他,母亲倒出热姜茶。湖面墨黑,与天色混沌一片。忽然,天际裂开一道极细的金缝——光迟疑地漫开,先绯红,后橙金,最终那轮红日湿漉漉地跃出湖面。万顷波涛瞬间碎成跳跃的金鳞。寒气未散,我的胸膛却被光芒与暖茶焐得滚烫。早餐在藏民帐篷里吃,羊肉汤腥膻而热烈的鲜美与清冷湖光交融,成了最扎实的味觉记忆。

两次旅程,地图上的线条已然闭合。成长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,可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血脉里:九个太阳沉落的璀璨、盐湖中央空茫的战栗、黎明前相依的体温、暗夜倾泻的星雨。

它们告诉我,世界远比课本广阔,寂静里藏着最丰饶的声响。旅途的意义或许从来不是抵达景点,而是在某个瞬间——星河之下,或一碗热汤之前——忽然触摸到世界的脉搏,也确认自己正被深爱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。

在这被灯火浸泡的二十岁夜晚,我合上眼,听见心底响起车轮摩擦路基的细碎声响。路还在延伸,而我已经期待,下一片未曾谋面的星空,会以怎样的姿态再度将我淹没,又将怎样的我,送回这烟火人间。

身边美景

丁香依旧 海棠未眠

■闫书畅

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描述它,我说不出,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如此精准的词汇能为这般的园子下定义。倘若有,于园子而言,也不过是一顶虚扣的帽子罢了。

一年到头,说长也长,朝朝暮暮,有人甚至盼望时光快些走;说短也短,不过是雪花缀上树梢,园子便换了一番色调。恍若一场大梦,梦里有花有草,有蓝天白云,亦不乏暴风骤雨。梦醒时分,我站在时光的交汇点,带着几分恍惚、几分不舍与几分留恋。

我与园子的相识十分偶然,细品起来,倒也不乏几分一见钟情的意味。起初是朋友相邀,几番推托,终究不好驳了情面,便笑着应承下来。我坐在友人的电动车上,听他讲起他与这里的故事。故事很长,具体听到些什么,我已说不清,仿佛要很久才能听完。渐渐地,思绪模糊间,我也想与它续写一段故事,不为讲与旁人听,只为留存我们在檐下共做的一场梦。

我常走园中那条小径,漫步在绿荫之下。道旁,是成排的垂柳。我曾疑惑,公园小路旁为何总爱栽种柳树,后来才知,每当清风拂过,树影婆娑,灯火摇曳,几只雏鸟振翅飞起,鸣声空灵清脆,那一幅画面,总美得让人心安。每到这时,我总爱闭上双眼,张开双臂,感受风从指尖掠过的温柔,想用全部感官去触摸自然的心绪——我被风结结实实地抱了个满怀。

小路尽头,便是园子的腹地——湖,并无过多修饰,却也绝非不修边幅。湖边偶生几丛芦苇,高高挺立,带着几分稚气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水面常有帆板划过,荡开涟漪,溅起水花,恰如白描画上的点睛之笔,为整面湖平添几分灵气。

我爱这湖,不只爱它光鲜亮丽的模样,我见过它的每一种神情:春夏秋冬,晴云雨雪,旭日初生,日落黄昏。我喜欢独自在湖边徘徊,脚步缓缓,细细感受每



一步落下的分量,回望来路是否走得安稳;有时也轻声诉说几句心事,仿佛它能听懂,能给出无言的回应。我总觉得,一个人能承受他人的欢喜,是能力;能理解他人的悲苦,是胸襟;能包容一个人的悲欢离合,便是不凡。一湖之水若能如此,便超越了物性,拥有了温厚的人性。

我停下脚步,望着湖面出神。北方的冬日短暂,夕阳染透天际,晕开一片梦幻的胭脂粉,在料峭寒风里,透出几分温柔的美。心中千言万语,竟不知从何说起,只任由心绪漫溢,随性抒发。

春夏秋冬又一春,花落草长;阴晴圆缺又一轮,悲欢离合。我望着湖水,想轻轻抱住它,它却悄然依偎在我肩头,轻声示意:快看,远方丁香依旧,海棠未眠……

心灵感悟

三月

■沈祥峰

三月阳春,
花红柳绿,
莺飞草长。
任谁都想美一美,
绿一绿,
靛一靛。

遥想你坐在春光里,
把发丝烫成栗色涟漪,
让睫毛挑起满眼星光。
想问:
是锦上添花?
抑或心之所向?

我终于明白,
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春色,
不是花开,
不是草长,
是你为我,
认真美丽的模样!

人间草木

一兜楮不揪
满是春日情

■赵莉

清晨五点多,天刚蒙蒙亮,我的手机突然“叮咚”响了一声。我连忙起身打开手机,是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,温柔的话语瞬间暖了我的心窝。

她说:“嫂子,昨天下午我去了西关妹妹家,在那里摘了一些楮不揪,给你家送去一兜,咱们分着吃。怕打扰你休息,就挂在门口的挂钩上了。”听完这条语音,我心里满是感动。这便是最贴心的姐妹,无论有什么好吃的、新鲜的东西,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我,这份朴实的牵挂,比什么都珍贵。

春暖花开时节,万物复苏,田间枝头的野菜纷纷冒头,而楮不揪,就是春天里最地道、最让人惦记的鲜味。它是构树枝头长出的花穗,模样像一条条软乎乎的毛毛虫,却藏着春日独有的清鲜,做成蒸菜,软香不黏,美味又健康。

我取下门口那兜楮不揪,着手烹制这春日的美味。先把楮不揪择干净,去掉里面的硬梗和残叶,只留下鲜嫩的花穗;接着用清水反复淘洗,把灰尘杂质洗净,再控干水分;再淋上少许食用油,轻轻拌匀,这样既能锁住野菜本身的水分,蒸好后也会更加松散可口。

接下来就是拌面粉,少量多次,一边撒一边用手轻轻抖动,让每根楮不揪都均匀裹上一层薄粉,达到不粘手、不抱团的状态就好。随后将蒸锅加水烧开,把蒸笼布稍稍打湿,均匀地铺上楮不揪,大火蒸十分钟。

将蒸好的楮不揪倒入盆中,趁热用筷子轻轻抖散,放在一旁晾凉。之后加入捣好的蒜泥,淋上香油,喜欢吃辣的再舀上一勺辣椒油,简单一拌,春日的鲜味瞬间扑面而来。

这样蒸出来的楮不揪,软嫩清香,不黏不坨,入口满是野菜的清甜,夹杂着调料的鲜香,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春天的味道。吃着这碗楮不揪,心里满是暖意。美味入腹,更暖心的是那份沉甸甸的情谊。

真情从不需要华丽的言语,它藏在这一兜随手采摘的野菜里,藏在一句“怕打扰你休息”的贴心话语中。这个春天,我不仅尝到了大自然馈赠的鲜美食材,更收获了细水长流的真挚友情。这一缕春日鲜香、一句温暖的话语,简单又珍贵,暖心又难忘。